



记得那天离开时，天光突暗，暴雨将至，成群的蜻蜓在湖面上低徊，而湖边几尊废弃的雕像一如既往地安详，这奇幻的景象突然有了一种幻世感，仿佛我们已身在另一个世界。

一刀一锤一琢。

【文/钱堃 图/倪黎祥】

当年，还未成名的鲍勃·迪伦离开芝加哥来到纽约，汽车在乔治·华盛顿桥停下来，迪伦后来回忆那一刻说：“我站在起点，但并不意味着我是新手。”倪黎祥作为摄影记者也不是新手，他是一个内心很干净的人，他没有扎进那些混吃混喝的摄影圈里。

太湖浩渺，潮来潮去，已是数千年的光阴。湖边的冲山偏安一隅，百来户人家的村庄，木雕为生。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落里，他用干净的眼看到纯粹的画面，画面里刻刀在木头上发出“擦擦”的声音，一雕一凿，一刻也不会停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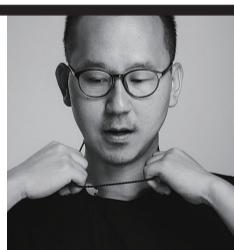
Q: 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拍摄的这个村庄？

A: 我曾多次看过影友拍摄的冲山木雕作品，从摄影人的角度一直想去看；倘若纯粹个人角度而言，这一心念仍不够强烈。也许机缘未到吧。去冲山的想法就此搁置了下来，一年又一年。

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结伴前往。那天很静，我们走在工艺街上，偶尔看到几尊未完成的、却已栩栩如生的木雕像，还有不少叫不出名字的雕像，不规则地摆放在一排排简陋的工坊门口。信步走进作坊，光线透过天窗投射进来，木屑扬尘在阳光的照耀下颗粒分明。阳光洒在木雕身上，犹如镀金一般。匠人最多扭头看我们一眼，转而继续专注手头的活计，一凿一凿，一刻也不会停下。第一次冲山之行让人难忘，也了却了一直以来的心愿。

Q: 说一个拍摄的故事？

A: 我正准备离开冲山时，突降暴雨。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见状，赶紧招呼我入屋避雨。为我泡好一杯热茶后，阿姨一边继续给雕像涂镀金漆，一边跟我聊着家常，丝毫没有见外。雨快停时，她突然请我帮她和尚未完工的雕像拍一张合影，说自己平常很少离开村子，也很少拍照片。我欣然应允。三个月后，我去冲山时想顺便把照片带给她，却怎么也找不见她。直到太阳落山时分，在湖边撞到从菜地干完农活准备回家的她。知道我来送照片，沈阿姨连呼：“你真是诚心啊。”她说诚心时，用的是本地方言的表述，而这种说法如今年轻人已经很少会使用了。



倪黎祥
媒体工作者
“苏城纪事”发起人

